





學生從事實際運動爭鬥劇烈  
左右兩派思想絕對不能相容

如此東北

行人熙攘：現出忍痛的馴服  
哀我民衆：被迫着慰勞敵人  
義軍苦戰：哈郊每夜有鎗聲  
跌蹄下的哈爾濱一瞥

【平訊】某方昨接哈爾濱友人來書，告近況，雖隸於哈埠一隅，亦不難窺東北敵人整個的暴行，東北叛逆的醜態，東北三萬無辜的民衆對於祖國整齊的赤心熱望。

**奇突謠詠**  
哈埠代表的中央大街，行  
然熙來攘往，但是面貌上  
治安入手，到處實行嚴  
項奇突的謠言，不但在  
新聞上公然佈佈，同時  
項集會、危言聳聽的來

然而這只是一種別有所意  
言、謠言是越來越奇突了  
俄恢復國、國際共黨在  
金形活躍、對「滿洲國」  
還有什麼比這更會使我  
慰勞敵軍  
忙煞叛漢

積極進行赤化運動，以第三  
黨爲根幹，利用中國共產黨，  
「滿洲國」實行破壞，從  
國內地來的青年，多負此項  
「客歲冬蘇炳文、張殿  
「滿洲國」總總呼倫貝爾  
迫走逆賊、肅清餘孽、建  
春陽一新、復興西行之

大使命、  
某某三國領事、爲華軍掘  
滿洲運動的根據地、其中某  
領事館、並露骨的接濟援  
北滿一帶、禍國妖孽、  
東征、王師所指、言猶在  
耳、

花之市

第二回 藕臂探籃飛球牽  
柳腰入抱膩舞逗

我做了個鬼臉，神氣笑着。陳力道：「好！現在且問你們到那兒去呢？」小可道：「是回館去。」陳力道：「那末我們就一。」小可和我齊聲說道：「那可不必，你」

回兒。」陳力笑了笑，道：「這算什麼？還要寫稿子看報樣呢？」健英在旁聽了，道：「既然陳先生還有公事，就請各便吧。」

改天再見。」陳力道：「不過昨天對你說封信，現在已帶在身邊，想交給朱小姐。」說着，便從口袋裏取出那封還方女士。」

給了健英，然後點點頭說聲再見。和小可齊走了。這時，繼英把那封信而瞧了一下招呼她的同伴走時，却聽得一個女人在叫喚四下應時，只見前面有個披灰布大衣裏

她，珊珊地向她走來，并且她還背跟了一個

[illegible]

審、學校方面，則利用右派勢力，予以壓迫。右派勢力遂成學校之御用，團體正與政府利用左傾團體以左派相同，此日本思想內左右對立之大略也。再觀日本左右兩派之本思見如下：

**對照觀之**

(一)就經濟政策之排異；(二)資本主義經濟之打破；(三)國家統制經濟之確立；(四)反對共產主義；(五)欲倒外資、奪取統治之一切日本共產黨之下；(六)共產黨可於日本共產黨之政綱見之；(七)廢除君主制；(八)解散議會；(九)十八歲以上男女之普通選舉權；(十)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十一)撤廢一切反勞務法律；(十二)長時間工作制；(十三)本家制度。

與左派反對資本主義問題，在表面上或一致之點，而有其派別不同之處，又雙方一致之點，而反對之位置，當此有甚大之距離。左派又正所謂利用右派之機會，是謂日本共產黨之愚見也。恐左派份子，祇有派間論，誤人。

其結果適為共產黨所用，而變生思想，受兩派之黨派利用，不思楊樹歸正，其誤於將來，不可逆料。

**右翼運動**

日本社會，誠不可不察。

**唯據調查**

大抵所謂優秀者，均趨向共產黨。共產黨組織強固，有定之中。由中而後，雖有二三多缺點之多，而最後勝利，前已有軍人若波爾斯、露他一時，而最後勝利，終屬左派也。

現於人數十萬，在該談區談話，站長驚惶，電請路局通知憲兵，救出該軍，司令部下城子駐軍，古林穆倫第七旅第十團，即刻由穆倫搭乘兵車，馳往細柳河車站剿匪。

這是剿匪軍官公布的消息，其實哈路、哈爾、哈是三條路綫，無日不被緊密監視，無日不有戰事，哈爾附近，情勢更爲嚴重，每夜民間都可以聽見義軍的槍聲。

東北匪軍，最近活動情形極複雜，民眾心理

以來，望州附近聚集韓軍甚衆，準備反攻，並且大事宣傳，謂我當局腐敗、遲遲不備，我們對於這種宣傳，姑不論其真假，但是在中國人的耳裏，並且或使在所謂「退」的耳裏，這都是復興的象徵。

一般人都曾在背地裏說：「這個說國軍援出海關，那個說國軍已下動員令，當局怎樣決心抗日，怎樣機動援救，決心哈爾濱羣衆的美夢，不啻是在粉飾黃金色的美夢。眼睛都在盼紅了，盼着這一個黃金色的美夢實現，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一般人的心裏幾乎都有

，限在日內完全解脫，如認有盛大者，則可延長規則一二月時間，戰後後，哈爾濱於二月，此院手續須由其長官負責具保結，令其安然度日，不復發生此嗜好，並希於出關前開發生犯紀照外，並注意其危險，至於虎色，此色任何開關，取較，比較此件證明尤能取悅，戒煙者其有豪富與職業，准其出所，自民十九成立至至，受戒者有二千八百四十，男女青年有九百九十

一個不約而同的公式：誰越  
是我們的崇拜者，我們都願意  
讓其認識說者他。

據歐軍公佈的消息，機關事務  
處亦將設於此。

切盼救援

魯省戒癮所訪問記

煙犯入所嚴令限期戒絕  
成立迄今年餘已逾二千餘人

濟南通訊：山東省自民國十九年秋獲優獎後，對於禁煙提片及一切毒品類具剷除淨盡決心。對於處理毒基及鴉片規定有二：一、毒品犯、凡販賣吸食毒品，價值在一元以上者一律槍決；二、鴉片犯、凡販賣鴉片者每箱，罰兩月三，並以其販賣之兩數而以相當之棍責，以警懲之。至其吸食毒品在一元以下者，及吸食鴉片有期者，概予鞭撻之責，加以提管（每吸一口者，一毛實十棍）再令限期戒絕，倘戒絕後仍有違犯者，無論吸吸一事之重。

青洲水泥公司  
昨日暫行停業

因受水泥銷路結果

沿路逢十七日香港電：青洲  
泥公司為盛產大之實業，  
本水泥在此前銷售之結果，已於  
日被迫閉門。但據該公司職員  
稱，希望再在兩個月內復業。

由府衙每人每日朝餉半，若  
統一份，既所并無經費。

四十人作工，其運日生活

計文耀楊昭廷見、詢以該所情形、及調查之所得、列如左：

所內備置 飛警五、在檢察司街所內、前後五間、房舍共計八十餘間、內分犯人住處、警衛住室、及警廳工廠、主管理人宿舍、及辦公處、技師住室、犯人住室、夜警室、二十餘間、空氣流通、設置木板通廊、並備有犯人役所、可容三百餘人、備其操演工廠分廠、織布工廠、蠟燭工廠、

自己同學方駒男、忙把陳一袋裏一窮。迎上去道：「方駒男用手把已涼的熱了。」正等着你呢？」是誰？」和你說話的？」是誰？」

版權所有  
不許轉載

告于埠

昨晚過徐晉京

報告豫南剿赤經過

所部本令移駐豫東

四本駐十八日徐州電

十師是烈士驍、十七日晚過

督京、向軍事委員會報告豫

動匪經過、該部奉令移駐

東、分隊進剿解散、

剿匪總部規定

軍民聯絡辦法

的朋友。」張男又笑了笑，問：「怎麼不會聽見這？」健州來的，我和他這也是新取出的一塊小毛的絨巾，在那個忽往笑聲，徐徐說的呀。」說着，把一雙細的絨巾向左右遞去，把少年紳士的胸我真大意，倒忘記給你的提示，立時就把那

少年紳士，微笑地點了點頭，雙腿並得很緊，伸了伸脚。

「這位……」獨男在旁問道：「這位就是我底最好的朋友。」

爲犯人計想。 織機七臺， 織毛巾機六臺，

所長一員，張成  
所內分配 員，由省署加  
，會計官加  
，由會審處  
一員楊昭烈、 省府秘書、書記  
一員韓雲五、 庶務一員李吉甫  
、司事一員王裕章、獄中事務  
技師三員、由主務委任，其所  
之技術員、由第三路手續部  
編調一連、簡任警長、

犯人情形 均係由山東省政  
府主審廳核對。  
與各路軍費見數時，得招致  
神之訓、防衛隨時應承辦  
之刑罰、防衛隨時應承辦

電令各部隊遵

〔南昌通訊〕 贛國匪區制  
現定本軍文書辦理辦法三項  
並已電令各部軍隊遵照辦理  
聯絡辦法如下：(一)電報部  
經過地方，應知照匪區關係  
保甲、派兵引導、逐段搜查  
治、以策軍事，如因交通或疏  
於通達各地時，應受地方官  
而經總司令部核准，無須領  
與各路軍費見數時，得招致  
神之訓、防衛隨時應承辦  
之刑罰、防衛隨時應承辦

你來時去總是這般地，這般地匆匆忙忙，真像一個才懂得風情底姑娘去啊！又像六月夜空中暫近底閃光，施舍人間的究竟是否是不清底密淵？是一串苦澀底，苦澀底黃星。

記得你來去總是這般地，這般地匆匆忙忙，時披著輕紗像怕人們偷窺了色相。你去時像文付狂奔，像浪女底出亡，你留給人間的究竟是這末樣一段故事？抑是啊！示着這宇宙不過只末花樣？

記得你來去總是這般地，這般地匆匆忙忙，時微風輕輕飛撫着你湖綠底衣裳。你去時悄悄底流水挑起了別離的懷念。

你來時去總是這般地，這般地匆匆忙忙，時露著羞澀給殘枝帶上新的花裝。你去時繁蔭底林梢嚐着別吻你花香，你給人間的原是這樣飛躍着底天地。但是啊！這飛躍着底還是不能夠久長！

記得你來去總是這般地，這般地匆匆忙忙，時人們懶洋洋地像給你灌了迷湯。你去時人們癡癡地沒法把你倩影遺忘，你滿望人間會為你延續青春底歡樂，但是啊！蒼穹所得蓋回還是成傷感傷！

現在你又歸來了，在一週前晨光迷迷，這嬌柔像一個才懂得風情底姑娘，你披上輕紗怕人們偷窺了你底色相。你又飄飛在風間穿上了湖綠色底衣裳，這人間的歲月也帶上了湖綠色底衣裳。

想。你付給人間的是片廣漠的邇遠底綠野，是啊！涼秋九月他又替你穿上灰黃！

★ ★ ★ ★ ★

第二十八期  
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 大眾文藝的意義 李萍田

上面是說要到大眾層中去醞釀和呼嘯，這不過是實行大眾文藝的初步；至於最大的效力還是從事於大眾文藝的創作。我們既站到了大眾文藝的戰線，喚醒大眾去領受着大眾其共同奮鬥，就負了創作的使命和責任。當然要作出些詞句簡單而意義深刻並有藝術的手腕的作品來，刺激着他們腦筋隨着潮流奔流。我們知道救世，刺激着他們腦筋隨着潮流奔流。我們知道救世，刺激着他們腦筋隨着潮流奔流。

該担負起我們應有的重大的使命。  
所謂使命，說也慚愧！其實年無寸鐵，身無生金的我們實際也負不起怎樣浩大的使命，不過我們要盡國民立場上，在這個個難當頭的時候，應該有民自救的精神。

以國民自我批判的能力，說現實話，幹實事專政，以激發國民、激勵同胞。以匹夫有責的態度，說良心的話，幹良心事，以激發政府，督促政府。切不可因為被壓迫，來趁足亡國破產衷心病狂的事；負我時代使命，使我們像汪精衛與袁世凱等輩。

你又將笑着美為大地播撒繁榮芬芳，但不知你還會起走嗎？像滾女般死亡！

藝術的創作，決不是爲某一階級所做，換句話說，就是單爲某一階級所做的文藝，決不能代表大眾的。既然上的話看來，我們知道文藝是應該所屬於大眾的。既然屬於大眾，就臨時時刻刻不要忘在藝術上的本質來，那麼才能深刻的表現出大眾文藝在藝術上的立場。

關於大眾文藝的理論和意義，在上面已略略的說了一個梗概。但是恐怕還有許多人再有誤會之處，在這裏不得不稍加說明，就是大眾文藝決不是純粹超越的文藝。因爲我們口語的大眾文藝，不是俗稱超越的人或之之味的大東西，是要有藝術的方法，活潑的寫出大眾的生活。使人讀了或者津津有味，不致發生一觸即飛的現象。並且作品中處處顯射出大眾進去的道路，和表現着勇武的精神。這裏還要注意的是就是大眾文藝所研究的大眾的生活，提高大眾的見識，既不是供消

我中華，負我大衆。自家以此自勉，並以此勉愛國的同胞。

## 浦江畔底夜遊

顧其其

不見浪濤，只聞柔動蕩着碧波底呼聲，星星在笑，人間此刻只剩餘萬般悄悄。你白舌的騷擾，傾軋和現有的決鬥呀，我問你此刻在何處，現在到何處去了？

白天，我們傾軋，騷擾和決戰。爲了生命，爲了事業，但多數是爲了麵包。其在太陽占領下的都市，更現得顯露了，都市底夜裏他將黝黑的面，深夜，夜幕展開了，由於他猜猜底暗示，和你撲滿在黃浦江的兩岸。

識時勢消滅，也並不是我們的思想強迫下去和平民一樣的，假若有了這樣的觀念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大衆文藝的意義，總算有了相當的概念了。總之；大衆文藝也可說是革命的文藝，並不限於任何的階級，也不隨於任何的派別，是隨了時代的渴求，人民的需要，而產生出來的。（補充）

## 民族自救

目前的時代，是怎樣一個偉大動盪時期！人類社會的歷史，根據事實的證明，已經演進到最後的階段。漫漫長夜，離破曉的時期也不遠了。當這更趨晦澀的現在，我們如果檢閱一下，地的清帳，無不發現的顯露的不外乎有三種矛盾衝突：

一、江蘇開闢大輪船，聲譽本來是沉宏的，此刻牠這夜的慘劇給他掃擊得更幽暗了。

二、此刻，夜的亭樂底總會，已經靜歇，人們多經跑過夢底綠洲，這裏繁是在天，黃浦奔流，除波之外，颶力底聲音再也沒有。

三、浦裏許多船家淡黃的燈火，背倚着浦東廣漠的暗，像鐵線散落海底底微光，這景象，會使你想起一些奇特的幻覺，會使你懷疑這都市將永遠還睡着一直到地球碎裂，她還是解解得僅存睡中的嬌子底悲醒南京路，紅的綠的光陰和慘白底街從外灘望南京路，

這些都也暫時離開了嘈雜或騷動，在江邊，則更感到疲乏，迫使你恬然留下來，人們是安息了，這都市也暫時離開了嘈雜或騷動，在江邊，則更感到

一、帝國主義與帝國主權間的矛盾與衝突；  
二、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這兩種矛盾與衝突，結果只有促進過渡時代之早日到來，現在，正是快要演到這個時代的時期了！

我們中國的未來，已經被擠到這個偉大時代的浪潮之中，然而一個龐大衆的所作所爲，仍然大部分的沉酣未醒，隨波逐流，過夢死醉生的生活。回頭看看這二十一年來，自命爲智識階級的我們，個個只會誇口說大話，引經據典的發牢騷，結果只落得東北半壁江山，淪於異域，三千萬民衆，沈溺無救。

啊！現在怎樣呢？做漢奸的仍然做漢奸，醉生夢死的仍然度着醉生夢死的生活，有些比較地愛國者，只重理髮，仍不能做實際工作，失地既尚未收回可是敵人的武力仍然佔着牠過來！

在這過渡時代的中國大衆裏，還留餘着如天翻地覆底變遷。還找得出幫人們們色澤，但此則如是如此滅落啊！在路上找不出一個人，她真衰寂得要死，要死啊！

我們從南京路外灘碼頭地走到招商碼頭，在幾個船塢上，見到小夜店裏，許多冷狗，和牛肉湯之類的，小攤頭在這裏排列着。老閩們的房艙和航艙有的許多搭客，這許多人是常常着長江的主顧，一直到機器紐轉輪機，把他們從熱火的江上帶上他們各自的行程。

折回新開河，黑三們的露天公館，依序排列的磚頭，腳碰脚。他們在水泥的牆，從前司務長的租上飯，此刻餓過了水門丁的門口，他們平分的吃着四點鐘餓過了浦東洋行的微綠色，由於肝油膏的動盪，我的附屬，和砌皮決定，我們含着倦意向英界，奔進了五馬路，朝東方飯店走去。

# 角聲

李黎非

最到家的第一聲，有鴨撲床的毛病，翻來覆去的翻不醒。夜半，你聽得「鴨鳴鴨」牛角聲響，這愛悲如不驚耳，如此的動心，幾近二十年深埋于心的昔哀，像惡宰暴出的笑伸出來，像滂沱下雨的傾盆而來，莫可明言的淒清的感傷，瑟瑟的堆上心頭。

「鴨鳴鴨」牛角的聲響，又兀自正在蕭瑟的午夜半街頭顛來，第二次送到我的耳鼓，我意識到我是任流淚了。

「鴨鳴鴨」，是防匪的警號，在北方普通用的，是以牛角做成的。古詩中所謂的「素角」，所謂的「素案」，都是這種東西。有氣力的守夜人，於寒風凜冽的午夜，獨自行在冷清的空氣中吹動起來，鴨鳴鴨，于北風的上邊漾着，有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淒涼，同時更有種令人披衣而起，拔劍而舞的豪意。當然爲了這豪意，吹動這鴨鳴鴨的聲響，而畏懼這引來家意的戰士，去和萬惡的土匪相肉搏。

★

約莫二十年前，也是這同樣漾漾清清的冬夜，也是這同樣有「鴨鳴鴨」聲響地悲鳴着，我的父親，也從床上坐起來，燃上燈，我的母親也被驚醒起來，我還是五六歲的小孩，却同樣的在那一夜被驚醒起來。父親從屋角提出被褥，又聞了櫃子裏面更皮的朝月，父親從屋角提出被褥，又聞了櫃子裏面更皮的小銀，不上的發

將刀光利刃捉弄着——如魚肉之於肉，如虎狼之於人，昏，昏，昏！我睜着眼看那利刀的柄，將刺刀從刀鞘裏拔出，在手裏拋耍着。

在母親和我安靜的中間，父親匆匆地披掛整齊了，對了兒子的我，望了一眼，也不用下腰擁我一下，在第二次一鳴驚人——的聲中，昂然的走出門去。對母親像是冷冷然，漠漠堆離了他的心，像壯健動着的時候，血液，有甚麼變，有甚麼變，在心這一髮千鈞的時候，會來把這變態的熱情，對母親表露出來呢？我現在指定思痛的中間，咀嚼是這樣的情景。

★

一直到第二天，灰色的雲兒，遍布了天空的下午，才有消息歸來，——是我們鎮上的民團，在離鎮東二十里的又叉村，和土匪開起火。

★

我坐在門前，

全鎮頭時雖籠罩着恐怖的血氣，  
 孩子們，嚇得不敢作聲。街上行人小  
 孩，尤其是婦女們，  
 這是如何的表現出死氣陰沉的景况。  
 到街口守衛的士兵，去探聽消息。  
 我驚歷的記在心頭，是我在門縫所看見那回送  
 子彈和乾食的戰馬，和平日在家後草原上緩步的馬，  
 顯然不同，牠喘息，牠馳在街心，不住的聳起耳朵，  
 像在凝神聽聽，又不住的無力的將頭死一般的放在  
 冷的街心的大石之上。  
 母親也不看管我了，  
 只是不許我走出大門一步。  
 ★  
 大祖父突地在下午五點鐘左右  
 一般悲愁的面色，  
 臨到破口的罵聲，  
 而把我駭呆了。  
 從街頭跑回家水

他已是七十歲的人了，拿起木槌，跳出門，口口聲聲地要去和土匪拚了命。

我的祖母，哀哀地倚著門兒痛哭哭了。

我底母親哭昏過去了。

我底許多家人，在環著我痛哭，我也被他們嚇得嚎啕大哭了。

大門口架起很高的布幔，許多小孩圍來看，想以為是從錦繡上頂把戲的人來了。

在「嗚嗚」的聲中，夾著粗粒大鞭般的怪叫，我的家人，一齊擁出大門口，狂痛的哀呼著我底父親，在迎著一簇自東而來的許多人，許多人之中，四個苦力抬著一張木床，木床之上，躺著的有個人在安睡著，我底父亲是父親，一夜未睡，這時清適的睡熟了，我底如我所期望的，停放於布幔之內。

我叔叔叔公命令着，跪哭著，我有點懼怕，我想我英芝芳的父親，我想他來保護我，他們都在命令著我。硬使我不要玩笑，却要我去不住的哀哭。

晚燈大明了，在鴉裏的木床之旁，我又看見了有一個很大的黑漆漆邊的大棺材，怪怕人的。

「達！來看一眼你父親罷！」叔叔哭著對我說。可是在木床上紅破眠起時，父親沉著一動不動；我慚愧在父親的懷裏，他們不允許，使我又兀哭起來了。

他們又命令我叫著我的父親，許多人進來，痛緊的聲中，夾著簾木聲音，我昏倒，我懼怕，好些時之後，終於醒來的人，却又退出了，我發覺現在沒有了什麼，黑漆的大棺材，移動到了中途停放著，這東西，使我厭恨，——永遠的厭恨嘯了！